

国学大师林语堂的信仰探险

從異教徒到基督徒

From Pagan to Christianity

林语堂自传



林語堂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K825.6/285

2007

From Pagan to Christianity

從異教徒到基督徒

林語堂自傳

林語堂 著

謝綺霞 工友 張振玉 譯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异教徒到基督徒:林语堂自传/林语堂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

(林语堂文集)

ISBN 978-7-5613-3761-5

I. 从… II. 林… III. 林语堂(1895~1976)—自传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4327 号

图书代号: SK7N0025

从异教徒到基督徒

作 者: 林语堂

责任编辑: 周 宏

特约编辑: 张应娜

封面设计: 木头羊工作室

版式设计: 李 洁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 710062)

印 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7.5

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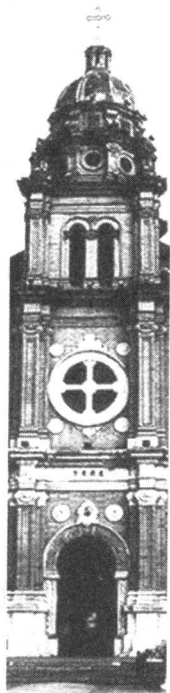
印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13-3761-5

定 价: 23.80 元

目录

从异教徒到基督徒——林语堂自传
From Pagan to Christianity



第一部

从异教徒到基督徒

绪 言	007
第一章 童年及少年时代	011
第二章 大旅行的开始	021
第三章 孔子的堂奥	041
一、孔子那个人	048
二、沉默的革命	054
三、子思：内在的道德律	057
四、孟子：求其放心	061
五、以家庭为社会单位	063
六、统治阶级	070
第四章 道山的高峰	075
一、老子	083
二、庄子	092

第五章 澄清佛教的迷雾 ·····	106
一、禅·····	116
二、罪与业·····	121
第六章 理性在宗教 ·····	127
一、方法在宗教·····	127
二、现在的姿态·····	131
三、可理解的止境·····	136
四、知识所不及的剩余区域·····	140
第七章 物质主义的挑战 ·····	144
一、死巷·····	153
二、虚无·····	159
第八章 大光的威严 ·····	1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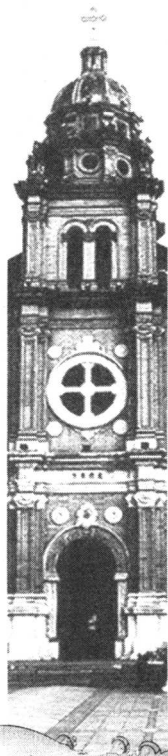
第二部

林语堂自传

弁 言 ·····	181
第一章 少之时 ·····	182
第二章 乡村的基督教 ·····	187
第三章 在学校的生活 ·····	191
第四章 与西方文明初次的接触 ·····	197
第五章 宗教 ·····	200
第六章 游学之年 ·····	202
第七章 由北平到汉口 ·····	204
第八章 著作和读书 ·····	206
第九章 无穷的追求 ·····	209

目录

从异教徒到基督徒——林语堂自传
From Pagan to Christianity



第三部

八十自叙

译者序·····	215
第一章 一团矛盾·····	217
第二章 童年·····	222
第三章 与西洋的早期接触·····	230
第四章 圣约翰大学·····	235
第五章 我的婚姻·····	240
第六章 哈佛大学·····	244
第七章 法国乐魁索城·····	249
第八章 耶拿镇和莱比锡大学·····	252
第九章 论幽默·····	256
第十章 三十年代·····	259
第十一章 论美国·····	265
第十二章 论年老——人生自然的节奏·····	271
第十三章 精查清点·····	2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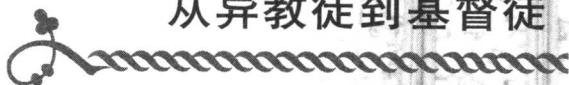
从异教徒到基督徒

——林语堂自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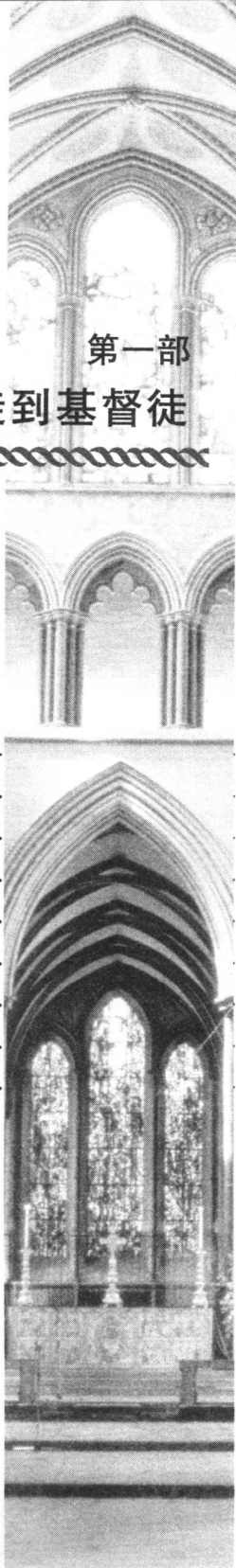
From Pagan to Christianity

第一部

从异教徒到基督徒



绪 言.....	007
第一章 童年及少年时代.....	011
第二章 大旅行的开始.....	021
第三章 孔子的堂奥.....	041
第四章 道山的高峰.....	075
第五章 澄清佛教的迷雾.....	106
第六章 理性在宗教.....	127
第七章 物质主义的挑战.....	144
第八章 大光的威严.....	164



绪 言



本书是个人探求宗教经验的记录,记载自身在信仰上的探险、疑难和迷惘,与其他哲学和宗教的磋商,以及对往圣先哲最珍贵的所言、所海的省求。当然,这是一次兴奋的旅程,但愿我能叙述明简。深信这种对崇高真理的探求,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循他自己的途径,每一途径人人各异。哥伦布是否曾在美洲登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确实曾去探险,且历经探险途中所有的兴奋、焦虑和快乐。如果麦哲伦选择另一条更长、更曲折的路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也无关紧要。各人路径不同是必然的。虽然我很明白,目前去印度,搭乘喷射机是又快速又便捷的方法。然而,为了更迅速、更正确地认识上帝并获得拯救而搭乘喷射机,我怀疑这对你会有多大的益处。我确知很多基督徒从来没有做过这种探索。他们早在摇篮时代就已找到基督,而且像亚伯拉罕的妻子一样,把上帝带到每一个他们去的地方,

即使最后进入坟墓，神也和他们在一起。宗教有时使人安逸而且近乎骄矜自满。这种宗教，好像家具或财产，你可以把它带走，而且无论所往何处，都可携它同行；在近代较粗俗的美式英文里，就有所谓人可以“得到宗教”或“出卖宗教”那句话。有许多教会是把宗教放入手提箱里出卖，带着它周游各地，这是获得宗教的一种便捷方式。

然而，我怀疑这种宗教的价值。我获得宗教走的是一条险路，我认为它是唯一的路；我觉得没有其他的路是更妥帖的。因为宗教本身是个人自始至终面对那个令人惊悸的天，纯属自身与上帝之间的事；它自个人内心生出，不能由他人“赐予”。宗教最好像田野边生长的花朵；盆栽和花房培育出来的，容易失色或枯萎。

因为这是自身的经验，故事中一切值得提及的，当然就以个人的亲身探讨，瞬间的怀疑、瞬间的领悟，及所获得的启示为基础。虽然本书不是自传，但是有些地方必须提到个人的环境和背景，使故事的发展易于了解。这绝不是平凡无奇的发现，而是一次性灵上充满震惊与探险的旅程。其中常出现类似雅各在梦中与上帝搏斗的故事，因为追寻真理极少是种愉快的体验；常有出现类似令哥伦布船上水手们惊恐的风景、船难及罗盘偏差；也常出现疑惑、踌躇、叛变，及渴望返航的威胁。我曾航行在恐怖的地狱之火的雪拉恶礁及法利赛党、文士及有组织信仰该亚法派的漩涡。我是终于通过了，但费了不少手脚。

本书不是为那些没有时间谈论宗教，且永远不可能加入追寻行列的人而写，因为本书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也不是为那些完全满意于他所了解的，自觉已有可靠的寄托，那些永不会有任何疑虑且自满自足的基督徒而写。那些自信在天堂上已有定座的人，我与他们不起共鸣。我只对那些会问“在这次旅行中我们到哪里去”的人说话。旅客在航程中为求心安，认为必须先看测程仪，并且找出正确的经纬度，我是对这种人说话。

我觉得近代世界及当代的历史都好像是在做一种不知何往的



冒险,因此如果我们肯问自己——“我们现在去哪里呢?”就是得救的第一个征兆。我能想象出有一艘鬼船,一艘无人驾驶的潜艇,因核子反应能的驱使而全自动地航行。而这艘鬼船上,时而有乘客争论,争论是谁在驾驶着这艘船以及它往哪儿开,因为显然它是无人驾驶的。有人发表意见说那艘潜艇是自动行驶,而更富想象力的人就主张它是自有的,因机器各部分的偶然接合,不经过任何工程师的设计就自然形成。在这激烈的争辩中,我察觉有些挫折、困惑、不满的心态产生,于是有人喊:“我什么地方也不要,我只想留在这里。”我深信这是一幅近代世界的写实。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有人驾驶着这艘船,但有许多证据显示它是自动而无人驾驶,富于想象的人就说这艘原子能潜艇是自有的。这种想象使它的拥护者十分满足和骄傲;因为他们在冥想中,认为事物偶然的接合(螺旋钉及螺旋钉孔的巧合相配,主轴及主要推进器直径的全等)是庄严而伟大的概念,他们认为那些心智较低的人,一定没有这种概念。可是船上大多数的手工及乘客却被另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所困扰:他们是从哪里来,最后又会在哪里登陆?

我不为取悦任何人而写,相反地还可能使有些人不高兴,因为我所说的都是我个人直接的观点。容忍在教友中是一种难得的美德。世上所有宗教都差不多这样,特别是基督教,它已经硬化,放入箱里,敷上防腐剂,不容许任何讨论。很奇怪,对于宗教,每个人都认为他所拥有的是独一无二的真理。在演说中要求通过美国联邦宪法的富兰克林说:“我越老,越常怀疑我对别人的批评。”真的,许多人,许多教派,都认为自己拥有一切真理,而别人任何地方意见与他们不同,都是大错特错的。斯蒂尔——一个新教徒,在一篇献辞里告诉教皇说,我们两个教会对他们信条的正确性唯一不同的意见是,罗马教会是无误的,而大英教会也永远没错。虽然很多人认为他自己的无误性差不多和所属教派一样高,但很少有人表达得像一个法国妇人在和她姊妹的小争论中说的那般自然:“除了我自己以外,我没遇见过一个经常是对的人。”

可能有许多人想给我们一种“装在箱子里的拯救”，许多人想保护我们免于异端的诱惑。忧虑我们是否得救，当然是值得赞赏的。但另一方面，这种“装在箱子里”的拯救，却常在我们的信仰上加上过重的负担。这就是所谓教条及灵性上的独断主义，其中最反对的就是灵性上的独断主义。这种过度的保护及负担，压扁了很多年轻的心。

写到这里，我想到父亲曾说的一个故事。我们住在南中国海边的漳州。有位牧师住在离漳州约五六十英里的地方，每月照例要回城里两次。当时父亲约十二三岁左右。祖母因为是基督徒，奉献她儿子的劳力，免费为这位牧师搬运行李。父亲当时与寡母相依为命，常去卖甜食，雨天就改卖油炸豆。漳州人喜欢在雨天吃油炸豆，因为豆炸脆以后，味道很像美国的玉米花。他是个好挑夫，遵从祖母的吩咐去抬行李，牧师太太随行。父亲告诉我，这个女人把每一件东西都放在扁担两端的篮子里面。不只是衣服、铺盖，其实这些东西对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已经够重了，可是那女人还加上一些瓶瓶罐罐，最后又添上一个三四磅重的瓦炉。而她却对我父亲说：“你是一个好孩子，一个强壮的孩子，这点东西你不会在乎的，我知道你一定担得起。”其实她没有必要把那个瓦炉搬来搬去的。我还记得看过父亲肩上的疤痕，当然它不是单单这些行程造成的；可是我常常想起那些装行李的篮子，那些瓶瓶罐罐，以及那个不需要搬运的瓦炉。这使我想起各个宗教的祭司们常喜欢加重青年信徒的重担，还对他们说：“你是一个好孩子，一个强壮的孩子，你可以担得起。你只要相信，你就会发现这是真的”，往往使那些年青人的肩头长出脓包。

林语堂

第一章

童年及少年时代



我生于十九世纪末。那一年是一八九五年，是中国和日本订立马关条约的那一年，条约规定割让台湾和承认朝鲜独立，就是甲午战争中国败给日本的第二年。中国惨败在日本手中，是因为满清政府的寡后把准备建设近代海军的钱，移去做现在北京市著名的景点颐和园的建筑费。旧的颐和园已在一八六〇年为英法联军劫掠并焚毁，而这个无知又顽固的妇人和她的排外心理，助成数年后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曾听父亲说过义和团时那个寡后和皇帝逃走的情形，当时我五岁。查考年鉴，我发现订立马关条约那一年，同时也是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 X 光的那一年。

童年最早的记忆之一是从教会的屋顶滑下来。那间教会只有一座房子，并紧挨着一栋两层楼的牧师住宅，因此站在牧师住宅的阳台上，可以透过教堂后面的一个小窗望下去，看见教堂内部。在教堂的屋顶与牧

师住宅的檐角之间，只有一个很窄的空间，小孩可以从这面的屋顶爬上去，挤过那个狭窄的空间，从另一面滑下来。我记得自己曾是那个站在阳台上的小孩，惊讶于上帝的无所不在。我感到困惑，想如果上帝真的是无所不在的话，他是否就在我头顶上方几寸远的位置。我还记得曾为每日谢饭的观念而自辩，得到的结论是：这是对生活的一般感恩，我们对生活中的一切都该用同样的心情表示感谢，帝国的居民也该因为能生活在和平及秩序里而向皇帝表示感谢。

童年是新奇的时代，站在牧师住宅的阳台上，就能发现好多新鲜的东西。眼前是南山的十个峰，后面是另一个高山的石壁。我们的乡村深入内陆，四周环绕着高山，当地人称它“湖”。由这儿到最近的港口——厦门，差不多有六十英里，当时，坐帆船大概要三天。坐帆船的旅行，是另一种永远印在我心灵的经验。因为住在南方，乡村到漳州的西河河谷这一段路真是美不可言，不像北方光秃的黄土冈。可是正因为深入内陆，到了离乡村约六英里的地方，河上不能行帆船，我们只得换一艘小很多的轻舟。这种小舟，真正是由那些船夫把它举起来渡过急湍的。船夫卷起裤腿，跳入河中，把船扛在肩上。

童年的部分记忆和我所居住的这环山的村落有关，因为接近高山就如同接近上帝的伟大。我常常站着遥望那些山坡灰蓝色的变幻，及白云在山顶上奇怪的、任意的漫游，感到迷惑和惊奇。它使人轻忽矮山及一切人为的、虚假的、渺小的东西。这些高山早就成为我及我信仰的一部分，因为它们使我富足，心里产生力量与独立感，没有人可以从我身上带走它们。这山还印证了《圣经》上的那句话：“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我开始相信，一个人如果不能体会把脚趾放进湿草中的快感，他是无法真正认识上帝的。

我们家有六个兄弟、两个姊妹，而我们这些男孩经常要轮流到家里的水井汲水。学习打水很有趣。当吊桶到达井底时要摆动绳子，这样桶就会翻转过来装满水，我们不知道有抽水机这种东西，

因为那是煤油灯的时代；我们有两盏煤油灯，另外还有几盏点花生油的锡灯。肥皂直到我十几岁左右才进入我们的生活。母亲常用的一种是用大豆残渣做成的“豆饼”，它只有一点点的泡沫。刚有肥皂的时候，它的形状像一根方木条，农夫常把它放在太阳下晒干，使它坚实一些，在洗濯的时候，才不会用得更快。

父亲是当时前进的先锋。他是一个梦想者，敏锐、富有想象力、幽默，并且永不休止。他传授给他的孩子一切新的及近代的东西，培养他们对被称为“新学”的西方知识的强烈兴趣。母亲刚好相反，拥有一个被孺慕之情所包围的简单、无邪的灵魂，而我们兄弟姊妹常联合起来捉弄母亲。我们常编造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告诉她。她肯听，可是有点不大相信，直到我们爆发出笑声，她才板起面孔，说：“你们又在戏弄笨娘了。”她为养育孩子，受了许多苦，不过好在我十岁的时候，我的姊妹们已经开始负担做饭、洗衣等等家庭杂务。我们每天晚上上床前都要做家庭祷告，我们是在一个虔诚、相爱、和谐而有良好工作秩序的家庭中长大。别人常以为我们兄弟会争吵，可是我们从来没有争吵过。

父亲是不随俗的。我们家的男孩不像别人家的孩子那样梳辫子，而是留一种童仆式的短发；姊姊常为我们编一种便帽，是厦门对面鼓浪屿街上法国水手们所戴的那一种。父亲是一个十分好动的人，月色皎洁的夏夜，他常会一时兴起，走到河岸桥头附近传道，他知道那些农夫喜欢聚集在那里乘凉。母亲告诉我他有一次几乎因肺炎死去，因为在收割月满后外出传道时流了很多汗，回家时没有擦干。他常建教堂，被派到同安传道时在那儿曾建过一所。我十岁或十一岁的时候，看见他建筑在坂仔的新教堂，教堂是用晒干的泥砖建的，顶上盖了瓦，外面涂上了石灰。当屋顶的重量渐渐把四周的墙挤开的时候，出现了一场大骚动。住在六十英里外小溪旁的华西斯(A. L. Warnshuis)牧师，听到这种情形，从美国订购了一些钢条来。这些钢条用一枚大钉固定在中间，那枚大钉可以把钢条旋转到所需要的适当长度。它们连接在支持屋顶的木条上，

螺旋钉一扭紧，钢条把木条牵拉在一块儿，大家可以清楚地看见教堂的屋顶被提高了几英寸。这是伟大而值得纪念的一刻。

虽然父亲是牧师，却绝不表示他不是个儒家。我记得曾帮他装裱大儒家朱熹的一副对联，用来张挂在新教堂的壁上。这副对联的字体大约有一方尺宽窄，父亲走了一趟漳州才取回这些墨迹的拓印本，因为朱熹曾做过漳州的知府。朱熹生于十二世纪，据猜测是因介绍女人缠足的方法而把“文化”带入我们这一省。就我所见，他的工作不算成功，因为这省女人所缠的脚既不小，又不成样子。

我最先和西方接触是在一对传教士住在我们家访问的时候。他们留下了一个沙丁鱼罐头及衬衣领子的一粒纽扣，中间有一颗闪亮的镀金珠。我常觉得它很奇怪，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他们走了以后，屋子里到处仍充满了牛油味，姊姊只好把窗子打开，让风把它吹走。我和英文书籍的第一次接触，是一本不知谁丢在我家的美国妇女杂志，可能是 *Ladies Home Journal*（《妇女家庭》杂志）。母亲常把它放在针线盒里，用里面的光滑画页夹住那些绣花线。我相信没有一本美国的杂志能用得这么长久。在建筑教堂的时候，华西斯曾寄给我们一组西方木匠用的工具，其中有一个旋转机，我对这些东西十分好奇，觉得它们做得相当好。

父亲和华西斯牧师成为好朋友、好伙伴，因为华西斯牧师发现父亲对一切西方的及新的东西有兴趣。他介绍一份油墨印的，名为《教会消息》的基督教周报给我们。他寄给我们各种小册子及书籍，其中有基督教文学以及上海基督教会所印行的有关西方世界及西方科学的书籍。西学就是这样来到我家。我相信父亲曾读过一切关于西方的有用的东西，我记得有一天他讽刺地笑着说：“我读过所有关于飞机的东西，可是我从没见过一架，我不知道是否可信。”这大约是莱特兄弟试验飞行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怎么得来的消息，可当他和我们兄弟谈到柏林和牛津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时，眼里射出亮光，似真似假地希望我们兄弟有一天能在那里攻